

# 東南亞研究文叢

● 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 東南亞研究文叢

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西北大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1 号

东南亚研究文丛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邮码:710069)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邮电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8.875 印张 220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200

---

ISBN7-5604-0425-1/K · 74 定价:7.50 元

## 目 录

|                                      |          |
|--------------------------------------|----------|
| 泰国泰族探源 .....                         | 许肇琳(1)   |
| 女王国考 .....                           | 段立生(20)  |
| 中婆关系与华侨 .....                        | 林家劲(29)  |
| 明朝与缅甸阿瓦王朝的关系 .....                   | 余定邦(42)  |
| 元代官本船海外贸易制度 .....                    | 喻常森(59)  |
| 苏禄穆斯林的抗西战争与苏禄社会经济<br>的发展变化 .....     | 金雨雁(70)  |
| 晚清对华工出国中拐匪的态度<br>及其演变 .....          | 袁 丁(88)  |
| 驻扎官制度下的霹雳<br>——评休·罗爵士的殖民政策 .....     | 罗汝材(103) |
| 评阿吉纳尔多与博尼法西奥之争 .....                 | 刘迪辉(119) |
| 论法国殖民政策与越柬关系 .....                   | 汪新生(134) |
|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的文化政策及其对<br>菲律宾和印尼的影响 ..... | 潘一宁(158) |
| 侨乡社会的历史和侨乡调查 .....                   | 黄重言(169) |

|                                |          |
|--------------------------------|----------|
| 对广东澄海县人迁移海外的<br>观察与思考 .....    | 张映秋(196) |
| 法属时期越南堤岸的华侨社会组织和<br>经济活动 ..... | 邓水正(215) |
| 战后菲律宾华人参政的发展 .....             | 何安举(224) |
|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泰国华人企业家<br>的机遇 .....   | 陈树森(237) |
| 迈向 21 世纪的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 ...         | 温广益(251) |

# 泰国泰族探源

许肇琳

泰国泰族源自何处?这是学术界百余年来争论未决的问题,它关系到泰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涉及中泰关系史的重要问题。因此,近年来引起中、泰及世界有关学者的关注和进行研究,并对此问题已发表了许多富有成果的研究文章。本人在1987年出版的《泰国史》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曾以“泰国地区泰族的由来及发展”为题作过简论,但限于篇幅,言犹未尽。现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探讨,参加对此问题的讨论,就教于国内外同行。

## 一、对泰族源流旧说之管见

百余年来,西方史学界对泰族源流提出了种种说法,但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源自川北陕南说。这是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提出来的的一种说法。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特·德·拉古伯里(T. D. Lacouperie)在他的《掸族发源地》<sup>[1]</sup>(*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和《中国人来到中国以前的诸语言》(*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的著述中首先提出:“早在公元前2200年,掸族在中国人

到来之前就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掸族的发源地是在中国本部内位于四川北部与陕西南部的九隆山脉中”。

2. 源自阿尔泰山说。此说是由曾在泰国北部传教 30 多年的美国人杜德牧师(W. C. Dodd)提出来的。他在 1923 年出版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 Elder of the Chinese*)一书的结束语中说:“远在公元前 2200 年中国人到来之前,他们就是中国土地上的主人了。所以,才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兄长。泰族的故居在阿尔泰山一带,以后逐步从北方迁入中国。公元前 6 世纪起又从中国中部大规模迁到南部,再从中国南部迁入印度支那半岛”<sup>[2]</sup>。

3. 源自两广云贵说。此说最先由英国驻印度殖民政府情报官戴维斯少校(H. R. Davies)提出。他在 1909 年出版的《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一书(*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中说:在贵州、广西和广东等省可以无疑找到相当数量的掸族(泰族)。有一个时期,在长江以南的大部中国都住有掸族,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被汉族同化了。

4. 源自华南说。20 世纪 30 年代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德国人克勒纳博士(Dr. W. Credner)经过到南诏故都考察之后,否定了泰族北来说,提出源自华南说。他在《南诏故都考察记》一文说,根据他个人“在文化上和地理上的考察”,“泰族并非由北方徐徐移居于云南南部地势最低的现代住所。他们乃从华南的热带低地移来,最先由粤、桂两省移至南部和西部,居留于适合他们生活方式的热带区域。”<sup>[3]</sup>

此外,本世纪 60 年代,有人提出泰国土著民族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起源说。前者认为,现在泰国的这块土地上,就是“泰人祖先自史前以来繁衍生息的地方。”<sup>[4]</sup>后者是通过将现代泰人和印尼人的血型比较,认为两者血型相似而提出泰人源自印尼各岛说。

上述泰族起源的种种说法中,泰族土著民族说和印尼群岛起源说,由于是近二三十年才提出的新观点,而且论据不足,在学术

界并未引起多大反响。最具影响力的是前两种说法,尤其美国牧师杜德所写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一书,由于杜德在书中编制杜撰了所谓泰族受汉族压迫的7次南迁说,最有市场。而在泰国学术界,由于被誉为“泰国历史之父”丹隆亲王1924年在朱拉隆功大学作《暹罗古代史》讲演时,附会了这种说法,使这一观点在泰国流行起来。1928年,泰国学者坤威集玛达所写的《泰人的根基》一书,更为此说推波助浪。是书在泰国先后重版7次,其影响非小。

关于泰族受汉族压迫而不断南迁的说法,集中反映在曾任泰国艺术厅长、泰国著名历史学家銮威集瓦他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一首历史歌曲所谱写的歌词上。这首歌词写道:“我们的民族称为泰族,自古就是伟大的民族。我们以前居住的地方,位于亚细亚洲的中央。当中国人向南侵略时,泰族的家园受尽掠夺。驱赶之势如烈火蔓延,泰族的故土遭沦陷。家乡被占泰族向南迁,建立新邦南诏幅员广。中国人尾追再南侵,历时不久南诏终于亡。泰族无法继续再生存,分离失散各自奔一方。东北泰人移居湄公河,大泰成群逃往萨尔温,小泰继续推进往南方,生息繁衍在荣、难、宾、汪,以及昭披耶五大河流,建成中部泰人的家园。”<sup>[5]</sup>

这首歌词突出反映了两个错误的观点和歪曲两件事,即泰族被汉族压迫不断南迁和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诚然,这两个观点并不是銮威集瓦他干的发明,而是附会拉古伯里等人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没有足够可靠的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为根据的。拉古伯里在他的《掸族发源地》提出有座牢山,“在河南、湖北与安徽的交界处,从那里它向西伸延形成陕西与四川分界的九隆山脉。”事实上,川、陕两省交界并无所谓的“九隆山脉”;河南、湖北与安徽交界也不存在“牢山”。倒是成书于4世纪的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和范曄《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有“哀牢山”和沙壶与九隆的故事。但此牢山不在川北陕南,而是在云南永昌郡即今保山县境。“九隆”也并非山脉,而是哀牢国传说中的始祖。杜德所提出的阿尔



泰山起源说,更是捕风捉影。他的主要论据是阿尔泰山名有个“泰”字,因而就把泰族的发源定在连结中国、蒙古和前苏联的山系、常年积雪的阿尔泰山,十分荒谬。其实阿尔泰山历来居住突厥等少数民族。“阿尔泰”是突厥语,词义为“金子”,因阿尔泰山自古盛产黄金而得名。阿尔泰与泰族的“泰”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突厥等民族是以狩猎为主的游牧民族,与自古以农耕为生的泰族也大相径庭。可见,杜德所编制的泰族被汉族压迫而不断南迁说显然是杜撰的谎言。

至于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只要翻阅中国有关文献资料便可真相大白。关于南诏的史事,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如韦瑱《云南事状》1卷,袁滋《云南记》5卷,韦齐林《云南行记》2卷,徐云虔《南诏录》3卷,达奚洪《云南风俗录》10卷,卢携《云南事状》1卷,窦滂《云南别录》1卷、《云南行记》1卷,樊绰《云南志》10卷,等等,大都是同时代人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记录。尤其是樊绰的《云南志》(向达校本作《蛮书校注》、赵吕甫校本作《云南志校释》),是记载南诏国最完备的一部南诏史专著。樊绰是唐懿宗李漼(860—873)时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属吏。由于公务的需要,樊绰在任职安南都护政府属吏时就留意和收集有关南诏历史和现状材料。并于公元862年(咸通三年)被蔡袭差遣,亲率20名健卒潜入南诏国境内,侦察南诏军事部署和了解当地民情风俗。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情况,以及吸收前人有关行纪、事状、志书的基础上,于公元863年写成了这部珍贵的《云南志》10卷进献唐王朝。他在《奏疏》中说:“(臣)已录蛮界程途及山川城镇、六诏始末、诸种名数、风俗条教、土宜物产、六睑名号、连接诸蕃,共纂录成十卷。”这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同时代人留下的有关南诏情况的记录。是书告诉我们,南诏是一个以乌蛮、白蛮为主体的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而被是书称之为金齿蛮、银齿蛮、黑齿蛮、茫蛮的泰(傣)族先民,是组成南诏多民族国家之成员,他们同南诏的关系是“皆为

南诏总之，攻战亦召之”<sup>[6]</sup>的臣属关系，是在南诏的“阁罗凤后，渐就柔服”<sup>[7]</sup>的。公元766年南诏阁罗凤所立的《南诏德化碑》中提到的南诏175名将官中，其中有一名叫“赵龙细利”的将官，被认为可能就是泰族先民部落首领，即泰名“昭銮西里”的异译。

至于源自两广云贵说和华南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尚嫌缺乏论证。笔者认为，掸泰族至迟在距今2000年以前就居住在中南半岛北部包括今中国西南边疆的土著。追根溯源，掸泰族是分布于中国南方的古越人的一个分支。

## 二、从中国史籍记载看掸泰族的由来及发展

掸泰族的自称傣(dǎi)或泰(tài)的名号，早就以“掸”(dǎn)的译音出现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中。范曄(398—445)《后汉书·和帝本纪》载：永元九年(97)春正月，“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同书《安帝本纪》又载：永宁元年(120)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对掸国这两次访问活动，《后汉书·西南夷传》有较详细记录：永元九年，“徼外蛮夷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12)元会，安帝作乐于廷，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采繒各有差也。”《后汉书·顺帝本纪》还载：永建六年(131)十二月，“日南徼外掸国遣使贡献。”此事又见东汉时期官修《东观汉记》和袁宏的《后汉纪》。袁宏(328—396)的《后汉纪》在述及檀国献幻人时说：“自交州塞外，檀国诸蛮夷相通也，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

根据上述记载，“永昌徼外”和“徼外”的掸(檀)国，曾于公

元 97 年到 131 年的 35 年间 4 次访问中国汉王朝。永昌即今云南保山，汉时日南郡在今越南中北部。掸国不仅可从日南徼处通中国汉王朝，又有一道益州塞外通中国，此道无疑即经永昌之通道。“交州塞外檀国诸蛮夷相通”，说明掸人聚居于中南半岛北部的广阔地区。

檀国即掸国，这个掸国应是傣(泰)族先民建立的早期国家。“掸”显然是傣(泰)自称的古译。汉字“掸”有两种读音，既可读 shàn 也可读 dǎn，但此处须读 dǎn。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证》“掸”字下解：唐韵读徒干切；集韵荡旱切，但上声。并注云：《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西南通大秦”的掸国名读若此。可见，傣族泰族的先民至迟在公元初年就聚居在中南半岛北部和今中国西部边疆的广大地域，并以自称“掸”的名号同汉王朝建立密切的关系。其“西南通大秦”，虽然此“大秦”国是指东罗马帝国，还是指印度半岛上的某个古国尚有争议，但处于中西贸易通道上的掸国人至迟在公元初便同其西南的国家有贸易交往，请来大秦的幻人(即魔术师)为汉王庭献技便是明证。联系到中国经永昌、八莫通印度古商道，和张骞(?—前 114)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四川出产的蜀布和邛竹杖，询知是大夏商人从印度贩运来，因此我们知道公元前 2 世纪以前四川与印度之间，早有商道可通。《后汉书》和《后汉纪》所记的这个掸国，很可能在公元前就已经存在了。

到了唐宋时期，古掸国已不见于中国史籍，但代之以金齿、雕题、茫蛮见称，这是中国史家因其流行镶金齿、银齿，或将齿漆黑而称其为“金齿蛮”、“银齿蛮”、“黑齿蛮”；因流行文身饰面而称其为“雕题”；因其居地称茫而称“茫蛮”。这此都是他称，并非自称。实际上，上述各部落都是古掸族的后裔，仍聚居在滇南、滇西南和中南半岛北部一带。樊绰《云南志·名类》卷四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类种也。”永昌即今保山，开南在今楚雄西南景东、景谷、普洱、思茅地区。另一部族集团

茫蛮同属掸泰族。《云南志·名类》卷四载“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以至风兰苴，以次茫天连，以次茫吐蓐。又有大賧，茫昌，茫盛恐，茫鲋茫施，皆其类也。”即从今保山到潞西地区都是茫蛮诸部聚居。另外，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两岸，红河地区都有掸泰族分布。唐宋时期的掸泰族从东面的红河下游，到西面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中间包括保山、景东、西双版纳等广大地域，都是掸泰族群的聚居区。其生活特点，《云南志》载：茫蛮“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皆衣青布短裤露髀，藤篾缠腰。红绶缠髻，出其余垂后为饰。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金齿等蛮“皆当顶上为一髻，以青布为通身裤，又斜披青布条。”绣脚蛮则“衣以绯布，以青色为饰。”<sup>[8]</sup>这些生活特点和社会习俗，于今在掸泰(傣)族中仍可寻其遗存。

唐宋以后，中国载籍对掸泰各族总称之为“白衣”、“百夷”或“金齿百夷”。《新唐书·南蛮传》称红河下游掸泰族组成的军队为“白衣没命军”。宋《诸蕃志》和《岭外代答》记载，交趾“西通白衣蛮”和“西有陆路通白衣蛮”。《桂海虞衡志》记有“邕州南江之外有白衣道。”

元、明时代的中国史籍则多以“百夷”见称。如元李京《云南志略》载：“西南之蛮，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风俗大概相同”；《景泰云南图经》说元江、镇江等处，“地多百夷”，孟养、车里（西双版纳）、八百大甸（兰那）、孟定、干崖、南甸、陇川、镇康、湾甸、大候等处，“境内皆百夷”。百夷(傣、泰族)的居住范围，明钱古训《百夷传》有云：“百夷在云南西南数千里，其地方万里。景东在其东，西天古刺在其西，八百媳妇在其南，吐蕃在其北，东面则车里，西南则缅甸，东北则哀牢，西北则西番、回纥。”可见元明时代的掸泰族散布在红河、元河向西经澜沧江下游，怒江下游到伊洛瓦底江两岸，包括中国云南南部、西南部沿缅甸掸邦、泰国北部和老挝

北部的广大地区。显然,上述白衣、百夷不仅指中国境内从德宏到西双版纳一带的傣族,也包括了中国境外今缅甸、泰国、老挝的掸泰族。元时曾在此设治:大理等处宣慰司和临安道宣慰司。前者辖茫蛮诸路,包括今滇西、滇西南和缅北掸邦等地;后者管金齿诸部,及八百(泰北)、老告(老挝)。包括滇南、滇东南和越南北部莱州、泰北清迈、景线和老挝北部地。

明初,中国史书对白衣、百夷也偶作“焚夷”。明末李元阳的《云南通志》全部改称为“焚夷”,这便同明以前称白族为“焚人”相混淆。但清代至解放前,中国民间则多称之为“摆夷”。“摆”是小乘佛教的一种“赧佛”集会,傣族笃信小乘佛教,或因此而得名。

不管掸泰族有多少他称,其自称始终为傣(dǎi)或泰(tài)。新中国建立以后,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和自称,恢复“傣”的名号,西双版纳傣族人称“傣泐”;德宏傣族人称“泰那”;瑞丽、耿马等地傣族人称“傣绷”;金平等地傣族人称“傣雅”。在境外,缅甸、泰国和老挝的泰人也都自称为“泰”,泰国泰人自称“泰暹”,老挝泰人自称“泰老”,缅甸泰人自称“泰雅”。那么,傣或泰的意义是什么?有说是“自由”之义,有说是“犁”的意思,并引伸为“犁田的人”,但傣(泰)族自己至今还没有确切的解释。笔者以为,应与泰(傣)族的最早称谓“越赧”有关。至于“赧”的意义,留待下面再进行剖析。

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掸泰族也不断向四周发展扩张。根据泰国和老挝泰族的历史传说,泰老族的始祖坤博隆据说于公元八九世纪已在孟天(芒滕)立国<sup>[9]</sup>。越南傣族传颂的史诗中,也述说越南傣族的祖先在距今约1000年以前迁入越南西北的经过<sup>[10]</sup>。琼赛《老挝史》和维拉冯《老挝史》都记载了坤博隆(库姆伦)在芒滕(今越南奠边府地)立国后,分派他的7个儿子去开拓新的领地。虽然这种历史传说并非信史,但它却反映了掸泰族的一些分支从中南半岛北部向南发展。中国《新唐书》记载真腊国(地包括今柬埔寨及老挝南部)“北与道明接”的道明,或堂明,可能就是上述

传说的孟天,不论方位、音声都相近。“明”与“孟”同音,即居地称谓;“道”、“堂”与“天”都是掸或泰的古译、异译。甚至陆真腊之地也有掸泰族分布。《新唐书》云:真腊在神龙(705—707)分为二半,“陆真腊或曰文单”,文即允,泰语“城”的意思,单是掸的音转,而文单地区正是今老挝地。又文单西北之属国参半,据考,认为即是位于今泰国北部,以昌盛(景线)为中心的泰族国家庸那迦<sup>[11]</sup>。据泰北流传至今的古籍《辛哈纳瓦王子志》载,这个传说的庸那迦国据说是公元8世纪时,云南王王子率10万户百姓来到湄公河西岸建立起来的,她是现今泰北泰族的始祖。元明时代我国称之为“八百媳妇国”或“八百大甸”,就是以清迈为中心的泰人国家“兰那泰”。

古掸泰族除向南发展外,也向北伸张。《元史·地理志》载:“(开南)州在(威楚路)西南,其州分十二甸,昔朴、和泥二蛮所居也。……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南诏的银生府地,当在威楚(今楚雄)以南的广大地区。原治所在今景东。明王宗载《四夷馆考》说:“景东府,古拓南(即开南)也。唐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旧为朴、落杂蛮所居,后为金齿白衣蛮侵夺。迄宋大理段氏莫能复。”上述记载说明景东地区在南诏时期原为濮族与哈尼族所聚居,后为掸泰族的金齿部所攻取,直至大理国段氏期仍不能收复。从此,这一带便成为北上的掸泰族聚居区。

掸泰族也向西发展。据考,有一支掸泰族约公元8世纪向西移动,在今印度阿萨姆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建立一个名叫阿霍姆或阿洪的国家。这个国家叫“蓬国”。“蓬国”的名称是来自曼尼普尔语,意思是泰人之国。“蓬”就是曼尼普尔人对泰人的称呼<sup>[12]</sup>。

尽管掸泰族不断向外发展,但由于北方和南方出现了两个强大的国家——南诏国和真腊国,加之掸泰族本身之因素,掸泰各部落、部族未能凝聚成统一的政治实体。所以,唐宋时期,掸泰族诸部落,不是依附于南诏,便是从属于真腊。樊绰《云南志》载:“水真腊

国,陆真腊国,与蛮(南诏)镇南相接。”<sup>[13]</sup>说明南诏与真腊这两大势力相交接,而处于这两大势力间的掸泰族诸部,均处于两者从属地位。但是在交通不发达,政治统属关系不够严密的古代,其依附和从属关系是很松懈的。从属的部落国家虽受宗主国的管束,要向宗主国进贡,并在战时服从调遣,但它们是相对独立和各自为政的。所以当宗主国的统治力量削弱时,从属的部族、部落便会趁机重新组合,结成联盟,割据一方称雄。根据传说,公元10世纪前后,在这一地区的掸泰族出现几个部族国家,即孟枋(今泰北宋加洛地区)、孟骚(今老挝琅勃拉邦地区)、勐交(在越南北部)、勐泐(今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崆崙国(即后来的孟艮,今缅甸景栋地),为抵抗真腊的侵扰,联合起来组成了“庸那迦”部落联盟国家<sup>[14]</sup>。

与庸那迦国出现差不多同时,西部掸泰族的四个部落联盟:孟生威(mong sen yi)、孟兴古(mong singu)、孟底(mong ti)孟卯(mong mao),传说在公元11世纪时也组成称为“乔赏弥国”的更大联盟国家。盟主为孟生威。

根据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文《泐史》<sup>[15]</sup>载,有一位傣族首领叫叭真的于公元1180年入主勐泐,称“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1190年建都于景兰(即景洪)。他在“战胜此方各地之后,兰那、猛交、猛老,皆受统治。”并举行滴水礼,公推叭真为大首领。举行滴水集会的。有“和、哨崖、金占、古喇、帕西、埭腊、佉南及崆崙等国人员。有人民八百四十四万,白象九千条,马九万七千匹”<sup>[16]</sup>。可见这时的掸泰族,已组成了以西双版纳为中心的地跨越南(孟交)、老挝(孟老)、泰国(兰那)、缅甸(崆崙即孟艮)、中国(西双版纳)这一广大地区的大部落联盟国,同南面的真腊国、北面的大理国抗衡。她奉“天朝(指中国宋王朝)皇帝为共主”,接受诏陇法(宋皇帝)颁发的“虎头金印,命为一方之主”<sup>[17]</sup>。

由于历史的发展,掸泰族各部继续分化和融合,12世纪以后,居住在中南半岛北部的掸泰族群,由于政治历史原因,分居在不同

的区域,处在不同的国度,而组成各自不同的经济共同体,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傣、泰、老、掸的不同兄弟民族。但它们在族源上、文化上都同属于公元初出现的古掸族。两千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滇南、滇西南和中南半岛上。

### 三、掸泰族群源自“百越”族之分支

掸泰族从族源上追溯,应属于古越人之一个分支。越人是中国古代南方的一个最大族群。《吕氏春秋·恃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它指出了古越人分布在中国东南和南部的广大地区。《后汉书·地理志》也指出:“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所谓“百越”,形容其部落之多,在从交趾(今越南河内地区)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地区)的广阔地域内,居以百数的越人部落群。论其大者,中国史书记载有如下的十几个大族群:干越、於越、大越、扬越、闽越、南越、东瓯越、西瓯越、骆越、山越、夔越、夷越、滇越、儋越,等等。其地何止七八千里,山越散居江、汉一带,夔越就在今湖北秭归至四川奉节,滇越在今云南腾冲及其以南地带。可见,长江以南的中国南方包括中南半岛北部都有越人在活动。而至少在两千年前就聚居腾冲一带的古越人的一支系滇越,应是掸泰族的先民。也是公元初年建立掸国的先民。

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史记·大宛列传》载:“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此处之昆明族秦汉时分布于金沙江两岸到洱海、滇池一带,其西千余里的乘象国滇越,应是今云南腾冲地带包括德宏自治州及其南面的广大地区。腾冲原名腾越,即古之滇越。清乾隆《腾越州志·建置志·沿革考》云:“腾越者,古滇越也。亦曰越賧。其来久矣,在西汉时为张骞所称之滇越。旧志曰:五岭外古称南越,亦曰



百越。交(州)广(州)滇南俱滨海,接壤腾越,风气俗象类之,越賧其百越之一乎。”

古滇越,亦称“越賧”。賧者,平川也。《云南志·蛮夷风俗》(卷八)云:“川谓之賧”。据说今云南白族称坝子为“賧”<sup>[18]</sup>;或说“賧”是藏语,义为川原“Than”的对音<sup>[19]</sup>。“賧”,究属白族语,还是藏族语,抑或古越语,尚待考证,但其义为川原、平川、坝子,是毫无疑义的。“賧”还有以汉字“甸”译其音的。那么,賧(tǎn)、掸(dǎn)和滇(diān)、甸(diàn)应是义为川原、坝子的当地民族语的汉译音。由是观之,我们认为“滇越”或“越賧”就是指住在坝子上的越人。而今的掸泰族大都住在平坝上,或许滇、賧、掸、泰的族名由此产生。德宏州一带的傣族人,盛传其先祖早在3 000年前就在瑞丽江两岸建立了许多部落,可佐证史籍“其来久矣”的记载。有几千年居住历史的掸泰族群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当地土著。

掸泰族群是古越人的支系,还可从掸泰族仍保存越人的文化传统得到佐证。掸泰族虽然经过了2 000多年的历史发展,吸收和融合了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但仍保留越文化传统,如水稻种植,干栏住宅,文身断发,纺织制陶,擅于舟楫,龙舟竞渡,等等,这些都是百越文化和习俗在今天掸泰族中的反映。

其实,根据考古资料,越人的某些文化传统还可溯更远的年代,即上推至百越形成以前的前越文化。如稻谷的栽培和种植,距今约7 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就发现成堆的谷壳,结成团块的炭化稻谷和稻草等,其堆积面积约400平方米,厚度从10到40厘米,最厚处达80厘米,有人推算,积存稻谷在120吨以上。同时还有大量的骨耜出土<sup>[20]</sup>。可见,百越的先民是稻作的发明者。

干栏住宅也是先越文化特征之一。远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百越的先民就已普遍采用干栏建筑型式,浙江余姚河姆渡、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畝等新石器遗址中,都有干栏建筑遗迹发